【有感于思】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寻访广州的鲁迅旧居

前年的初冬时节，广州依然很温暖，我和朋友一起参观了广州鲁迅纪念馆，鲁迅1927年初来到广州后的第一个住处就在纪念馆二楼，那时叫钟楼。这个纪念馆也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旧址。它曾经是广东贡院，据说康有为、梁启超在这里活动过，后来成为旧中山大学的一部分。再往后，中山大学搬到了海珠区原岭南大学旧址，校徽主体图案就是这个黄色的钟楼。

鲁迅在广州有两个住处，一个就是钟楼，这里既是他工作的地方，同时也是寄居处。二楼一个目测40平方米左右的大房间，摆着两张床，呈最远距离的斜对角关系。一边是鲁迅的床铺，另一边的床属于鲁迅的好友许寿裳。还有一个住处是白云楼。白云楼与钟楼的距离很近，大约800米。白云楼今天也还在，且有居民出入，但鲁迅所居住的那个单元门是锁着的，二楼的窗户，似乎也是无人看管的打开状态。想想著名的《野草·题辞》就是在这里喷涌而出，真是让人感慨。“当我沉默着的时候，我觉得充实，我将开口，同时感到空虚。”我们只能遥想那时的情景和心境了。

纪念馆展现了鲁迅在广州生活的多个层面。一是入职中山大学并且担任文学系的系主任兼教务主任；二是在广州从事的写作和编辑工作。比如《朝花夕拾》中的部分散文，散文诗集《野草》里的《题辞》，《故事新编》里的《铸剑》，以及大量的杂文，都写于广州；三是鲁迅在广州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活动踪迹。作为电影迷、美食家、购书者，鲁迅出入了广州的多个场所。鲁迅曾经在里面照过相的“艳芳照相馆”，今天还在继续营业。鲁迅对广东的水果杨桃曾给予极高的赞赏。

因为广州，鲁迅的阅历增添了很多内容和话题，成为在北上广都居住过的现代文化名人。鲁迅的曾经到来，也为广州增添了格外的文化内涵。

【昙花的话】尤今 新加坡作家

“未来的遗物”

年届70的阿秋，决定出售居住多年的三层豪宅，和夫婿搬到仅有三个房间的公寓去。

别人都觉得阿秋的决定突兀，可深思熟虑的阿秋却冷静地告诉我，她是为了“移居到天堂”之前做准备工作。

阿秋忆述，她的老父独居洋楼多年，五年前撒手尘寰，留下满坑满谷的遗物。她花了足足大半年整理这些遗物，许多有纪念价值而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，不舍得丢，留着却又找不到空间储存；她就坐在那一堆堆“宝物”当中，在留取与舍弃之间不断地琢磨，痛苦不堪，几乎罹患忧郁症。

有过这种切身的经验，阿秋不愿意让她的一双儿女在未来也承接这个沉重的“包袱”，所以，未雨绸缪，在身心俱健康的当儿，自行处理“未来的遗物”。阿秋表示，由面积宽敞的豪宅迁往空间狭小的公寓，主要就是想借此机会进行大刀阔斧的“割爱”——东西，当捐者捐、能送者送、该弃者弃，一切全凭自己的意愿处理，不必顾虑任何人的感受。

历时半年，阿秋终于如释重负地把一切处理停当。

这天，坐在布置简朴的公寓里，阿秋心境好似山泉般澄亮明净，她欢喜地说道：

“人生，其实简单。为人儿女时，不要拖累父母；为人父母时，不要拖累儿女。到了古来稀之龄，努力保持身心健康，让生活极致简化。当最后的约会来临时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”

【有一说一】廖俊平 广州学者

自恋和自信

发微信问一位编辑朋友和一位作家是否相熟，这位作家这些年被归入文学新湘军的代表，甚至说有希望拿诺奖，这些我倒是不太关心，只是因为中学同学群里忽然有人问起这位作家是不是我们中学学弟。我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一下作家本人或者是最接近作家的人，于是就去问这位编辑，以我的判断，他应该编过这位作家的稿。

编辑朋友发了一条接近一分钟的语音，说得很详细，简记如下：

说不上熟，作家去了加拿大以后还曾经时常打电话来聊，但因为觉得他越来越自恋——我当面这么说他，说过好多次，因为他后来写文章老是引用他自己的话，慢慢就没啥联系了……

这种批评的眼光对于一位编辑来说应该是一种本能。我们自己平常给学术刊物投稿也知道的，编辑基本上就是杀手，拿到一篇文章瞟一眼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就扔一边了。

所以投稿作者都会琢磨刊物发过的稿件是啥风格，最近一段时间刊物喜欢什么样的主题，甚至编辑有怎样的偏好。而从这位编辑刚才说的话里还学到一点，就是还要注意写文章不能太“自恋”。我平常也观察过周围有些“自恋”的人，并且将观察结果形诸文字，不过更多的时候是写要自信、要享受孤独，可老在说要自信、要甘于寂寞，这是不是又算自恋的另一种呢？看来，拿捏好自恋和自信的分寸也不容易。

【不知不觉】

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故乡就是用来离开的

编辑魏微的长篇《烟霞里》时，常常在语词的细部里，感受到作家的漫漫情感与精准描摹。比如“故乡”这个一再被专题探讨、描述、抒情的词语，小说里也写道：因为父亲做了回乡知青，田庄出生在爷爷奶奶的故乡李庄，成长过程里往返在乡村、大城市之间，故乡就像一幅抽象的水墨画，水汽氤氲，雾气蒙蒙。当母亲的愿望——举家迁往清浦县——实现之际，孙月华文绉绉地跟女儿说：“这一走，这地方就是你的故乡了。”田庄把眼看向大门外，傍晚时分，田野也显得暗淡朦胧，很多年后，“故乡”二字在田庄脑海里所对应的，就是她九岁那年看到的黄昏、田野、晚炊，以及闻到的火腥气。她觉得这个词很重，温暖又忧伤。她问母亲：“以后还回来吗？”母亲笑道：“还回来干吗？故乡就是用来离开的。”

“故乡”加上前言后句，枝繁叶茂，比如“故乡是用来怀念的，远方是用来奔赴的”，而文学里的“故乡”，便是作家写作版图的“零公里”，如同精神原点一样的存在。比如苏童曾经有一篇《八百米故乡》，写到他一直在“发现”藏匿的故乡，因为他直到二十岁成长的环境，不过八百米范围，“我的写作，其实一直在利用这局促的八百米的故乡，有一些事物总是在我创作过程中浮现在脑海里，分别是河水、铁路、工厂、河里的客船、驳船和农用船。许多敞开的房屋的门洞，早晨和黄昏街上的人流和嘈杂的市声。”那些人的脸，“会在我写作的时候悄悄一闪，进入我的记忆，那些事物，那些人，都以故乡的名义降临。为了写作，我有一条虚拟的抵达故乡之路……”

每个人都有的“故乡”，可能就是变迁和移动的，包括来自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的“方言”，也会在你的孩子那里消失殆尽。等到有一天，你变成了故乡某些人的“亲戚”，又有一天，家人不在亲朋不在，故乡渐渐抽象起来，怀旧起来，生活在远离自己生命起源的地方，乡愁让你的回忆丰满诗意……

●随手拍

随手拍专用邮箱：
ycwbwyb@163.com

欢乐海洋

□图/文 李仲

2023年初，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汇聚山东省青岛市的栈桥景区，与来自西伯利亚的红嘴鸥亲密互动，喂食、拍照……构成了欢乐、和谐的海洋。

【拒绝流行】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ChatGPT的反向测试

ChatGPT突然就火了，火得不可思议，去年上线后很快就达到百万用户，它似乎啥都能聊，人们用各种问题去“刁难”它，让它写不同领域的“文案”，解决各式各样的“难题”，纷纷惊呼“这一次自己可能真要被取代了”。其实这几年人工智能一直都很热，应用已经深度融入我们的生活，这一次ChatGPT火就火在，相比过去那些机器，它太像一个人了，“像”到了让很多人恐慌的地步。“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到哪里去？”的灵魂之问变成了：有了能取代我的它，我的存在价值是什么？

对于人工智能，之前看过钱颖一教授的一篇文章，他说：人工智能将使中国教育优势荡然无存。批评得很尖锐，读了后深以为然。强智能的ChatGPT，如今又提供了一面镜子，如果我们把教育优势建立在死记硬背和超极限刷题上，如果我们到了大学和考研仍把“背诵知识点”当成学习方法，如果我们把“善于记忆”当成最强大脑的话，那么，ChatGPT足以让人恐惧。可以肯定，在这些方面，ChatGPT会比任何一个所谓“考生”要做得快和好，你记忆再厉害，比得过数据储存吗？知识点记得再多，有ChatGPT多吗？人工智能的结果，必然能制造出远远超越人的有机体极限的“超人智能”，这也是人类发展智能科技的目的，如果人工智能不如人，那要它何用？

ChatGPT的强大智能对人是一种反向测试，人的优势到底在哪里？作为生命有机体，面对越来越像人的“有机计算”，我们有什么不可替代的优势？脱离了死记硬背和刷题的那些“知识点”，我们还剩下什么？试试吧，那些考研试题，你能答得比ChatGPT好吗？

我一直觉得，如果轻易就被ChatGPT这种机器取代，说明自己平常做的就是机器可以做的事，机械、简单、重复、无创造性、可以自动生成。ChatGPT再像人，只是“像”而已，聊得挺像回事，本质上只是个工具和机器，如同一只电子宠物。我看了很多人应用其生成的那些内容，无论是写的文案，还是回答的问题，或者是“即兴对话”，不过是高级“洗稿”罢了，也即对互联网上既有内容的匹配、组合、嫁接和再生产。ChatGPT的学习能力非常强大，但它并没有任何主动的思考，没有反思和判断，只是根据事先输入的程序规则在数据库飞速运转下完成这种“任务”。

这有什么好怕的？它会拒绝吗？不会。它会因为窗外突然飞舞的雪花而爆发灵感，从而写出某段让人兴奋的佳句吗？不会。它会搁置一下去发呆，等待心情好的时候“心有所感而抒发于外”吗？也不会。它就是一个“互联网洗稿机器”，借助已有的关键词和数据去匹配，流水线工作，没有任何创造性。如果它创作的那些文案能让你觉得“真像那么回事”，说明多数文案写作，不过也都只是“就这么回事儿”，既有文案的高级洗稿，而已。库克说：我不担心机器会像人一样思考，而更担忧人会像机器一样思考。ChatGPT写出的文案，不是机器的人化，反照出的恰恰是“人的机器化”！

【如是我闻】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

开放的心态

在国际化的今天，人需要有见识，不仅仅是一般的百姓。最近翻看以前的一些剪报，看到2003年龙应台有关台湾文化的一篇文章，她写道：

如果电视是一种文化指针，那么台湾目前24小时播报本土新闻，把自己放大到铺天盖地的肚脐眼自我沉溺现象，不只是自身落后的象征，已经是文化的变态。人们容许电视台彻底剥夺自己知的权利，保持自己对国际的淡漠无知，而同时又抱怨国际不了解自己的处境，哀叹自己是国际孤儿，不是很矛盾吗？

有一年我去一家出版社，和出版社的Albert聊有关英语出版和荷兰语出版的问题。他告诉我说，对于荷兰人来说，他们从来都将英语出版作为他们的已任，这样全世界就成为了他们的市场。后来我到他们的书店去看了一下，荷兰语的书只是其中一部分，大部分都是英文书。国际化对荷兰人来讲，是将自己敞开来迎接世界。我跟Albert一直说德语，他说他祖父是德国人，所以他姓Hoffstädt，而他父亲也是哥廷根大学毕业的。他喜欢喝苏格兰的威士忌，后来也喜欢上了我推荐给他的“響”(Hibiki)牌和“山崎”(Yamazaki)牌威士忌。正是多年来在世界各地的旅行以及与各国学者打交道的经验，Albert身上有着一般人所没有的灵活性和柔韧性，对世界的一切都保持着开放的心态

海德格尔认为，现代技术在获得发展后，会获得一种自我运转的力量，从而不受人类控制

杂技剧《天鹅》：寓言与反思

□李德南

现代世界的形成与发展，是一个持续建构的过程，也始终伴随着反思。在由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杂技剧《天鹅》中，我们能够看到反思的延续与拓展，也能够看到反思是如何以艺术的形式展开的。

《天鹅》讲述了因社会的高速发展、自然生态受到破坏，天鹅被迫陷入生存的困境，在一次又一次的挣扎后，最终死亡。在艺术表达形式上，《天鹅》选取了柴可夫斯基的《天鹅湖》作为音乐主线，通过创造性地融入稻草人、机器人等角色，以及对新场景和新情节的设定，对古典艺术予以现代转化，在思想、艺术等层面实现古典与现代的多重对话。《天鹅》是关于现代世界的一个寓言，也蕴含着对现代世界的反思。

对于现代世界之为现代世界，不同的思想家会有不同的看法。观看《天鹅》，我们或许会首先想到海德格尔的观点。在海德格尔看来，西方历史是由这样三个连续的时段构成的：古代、中世纪、现代。古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哲学，中世纪是宗教，现代则是科学。海德格尔并不否认，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也有积极的作用与意义，但他坚持主张，进入现代以来，对科学与技术的过度信赖与过于依赖，早已使得人被连根拔起，落入了无家可归的境地。在对科学与技术的思考中，海德格尔特别强调现代技术是现代生活的“座架”，是现代世界最为强大的结构因素。

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时代当中，最近几年，我们更是着实体会到了现代技术的决定性作用。比如人工智能的兴起和基因工程的发展，都让人有一种存在的紧迫感或焦虑感。在《天鹅》中，我们也能够看到类似的思考。它从生态的角度着眼，关注现代世界的发展所造成的对自然的破坏，对自然之美的毁灭性打击。剧中的天鹅，可视为美的化身。稻草人和机器人的存在，它们之间的对话，又蕴含着自然和技术的对话。因此，在天鹅、稻草人和机器人的互动中，蕴含着对现代世界中自然、技术与美的多重互动和思考。

海德格尔认为，现代技术在获得发展后，会获得一种自我运转的力量，从而不受人类控制。这种忧虑，在人工智能持续发展的语境中获得更为具体化的表述。《天鹅》则倾向于主张，从根本上，技术之所以不能造福于人类，之所以在自然中被滥用，根源在于人类欲望的失控。是失控的、过于泛滥的欲望，借助技术等形式而推进了对自然的破坏。在《天鹅》中，欲望的存在，是通过一只大手等意象来传达的。而问题的最终解决，也有待于人类正确地对待自身的欲望，继而正确地对待自然万物，对待人类家园。

海德格尔在晚年曾对技术的高速发展表示了极大的绝望感，认为“只还有一个上帝能够救赎我们”。不过，海德格尔也一再设想一种万事万物如其所是地敞开的可能，特别是天地神人之四重整体在相互游戏中的敞开状态。海德格尔通过对荷尔德林的诗进行阐发，主张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，应栖居于天地神人相互游戏的澄明之境。这些思考，带有一种隐喻的、寓言的性质，能够启发人思考，比如思考现代世界的种种不足与缺失。海德格尔的这些思考，也在很多领域都产生相应的影响，甚至多少起到了一种观念普及的作用。当我们观看《天鹅》时，海德格尔以技术为中心的现代性批判，也可以成为我们展开思考的景深。

《天鹅》的尾声部分，着重强调了美源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，从中可以看到天鹅与稻草人、机器人结伴而舞的场景。这个场景的设置，与以往的现代反思的通常思路有所不同。通常，反思或批判现代性，会取一种保守主义的立场，取一种返归自然、以古典反对现代的立场。这种思路虽然呈现出一定的批判力，但是在现实中却难以实现，也有违历史发展的规律。《天鹅》中强调机器人的作用与参与，实则强调了现代世界并非一无是处。而要建设现代世界，也唯有从当下的实际出发。这些观念，颇有现实感。

《天鹅》的整体剧情，使得它具有一种寓言的气质，它融合杂技表演、舞美、造型等手段，从而创造出一个基于现实思考而形成的、又诉诸艺术表达的寓言世界。

有悟

诗人的主体性既有可能走向极端个人主义，充满精英的傲慢，也有可能逐渐视野开阔，丰富博大，走向“人民性”

从“人民诗人”杜甫看诗歌主体性

□李少君

主体性概念是一个现代概念，自康德强调之后，成为西方启蒙主义的一个重要话题。康德认为人因具理性而成为主体，理性和自由是现代两大基本价值，人之自由能动性越来越被推崇，人越来越强调个人的独特价值。根据主体性观点，人应该按自己的意愿设计自己的独特生活，规划自己的人生，决定自己的未来，自我发现，自我寻找，自我实现，这才是人生的意义。在诗歌中，这一理念具体化为强调个人性，强调艺术的独特性。诗人布罗茨基的观点颇具代表性，他说：“如果艺术能教给一个人什么东西（首先是教给一位艺术家），那便是人之存在的孤独性。作为一种最古老，也最简单的个人方式，艺术会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独特性、个性、独处性等感觉，使他由一个社会动物变为一个个体。”但极端个人化和高度自我化，最终导致的是人的原子化、人性的极度冷漠和世界的“碎片化”“荒漠化”。

中国文化对此有不同理解和看法。在中国古典诗学中，诗歌被认为是一种心学。《礼记》说：“人者，天地之心也。”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对此解释：“禽兽草木皆天地所生，而不得为天地之心，唯人为天地之心，故天地之生此为极贵。天地之心谓之人，能与天地合德”。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：人是有觉悟的动物，人有灵觉。因为这个原因，人乃天地之心，人为万物之灵。人因为有“心”，从而有了自由能动性，成为了一个主体，可以认识天地万物、理解世界。以心学的观点，诗歌源于心灵的觉醒，由己及人，由己及物，认识天地万物。个人通过修身养性不断升华，最终自我超越达到更高的境界。

诗歌的起源本身就有公共性和群体性。中国古代诗人喜欢诗歌唱和雅集。这是因为，诗歌本身就有交往功能、沟通功能和公共功能，可以起到问候、安慰、分享的作用。古人写诗，特别喜欢写赠给某某，这样的诗歌里暗含着阅读的对象，也因此，这样的诗歌就不可能是完全自我的，是必然包含着他者与公共性的。中国诗歌有个“知音”传统，说的就是即使只有极少数读者，诗歌也从来不是纯粹个人的事情，诗歌永远是寻求理解分享的。

诗歌是一种心学的观点，要从理解什么是“心”开始。心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指感受和思想的器官。心，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整体性概念，既不是简单地指心脏，也不是简单地指大脑，而是感受和思想器官的枢纽，能调动所有的器官。我们所有的感受都是由心来调动，视觉、味觉、嗅觉、触觉等所有感觉，都由心来指挥。

以心传心，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是可以感应、沟通的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诗歌应该以情感动人，人们对诗歌的最高评价就是能打动人、感动人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钱穆先生认为：好的诗歌，能够体现诗人的境界，因此，读懂了好的诗歌，你就可以和诗人达到同一境界，这就是读诗的意义所在。

心通万物，心让人能够感受和了解世界。天人感应，整个世界被认为是一个感应系统，感情共通系统。自然万物都是有情的，世界是一个有情世界，天地是一个有情天地。王夫之在《诗广传》中称：“君子之心，有与天地同情者，有与禽鱼鸟木同情者，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……悉得其情，而皆有以裁用之，大以体天地之化，微以备禽鱼草木之几。”

宋代理学家张载提出“民胞物与”的观点，将他人及万物皆视为同胞。中国古典诗人因此把山水、自然、万物也当成朋友兄弟，王维诗云“流水如有意，暮禽相与还”；李白感叹“相看两不厌，唯有敬亭山”；李清照称“水光山色与人亲”。

在诗歌心学的观点看来，到达相当的境界之后，所谓主体性，不仅包括个人性，也包括人民性，甚至还有天下性。在中国诗歌史上，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唐代大诗人杜甫。

杜甫早年的“主体性”是非常突出的，他有诗之天赋，是天才般的神童，七岁就有过“七龄思即壮，开口咏凤凰”这样让人惊叹的表现。年轻的时候，杜甫意气风发，有过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理想，也曾经充满自信地喊出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对世界慷慨激昂地宣称“济时敢爱死，寂寞壮心惊”“欲倾东海洗乾坤”。杜甫不少诗歌中都显现出其意志力之强悍，比如：“骁腾有如此，万里可横行”，“何当击凡鸟，毛雪洒平芜”，“安得鞭雷公，滂沱洗吴越”，“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”，“来如雷霆收震怒，罢如江海凝清光”，“杀人红尘里，杀人在斯须”，何其生猛！即使写景也有“一川何绮丽，尽日穷壮观”，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，”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”，何其壮丽！杜甫自己若无这样的意志和激情，不可能写出这样决绝强劲的诗句。

惜乎时运不济，杜甫的一生艰难坎坷，他长年颠沛流离，常有走投无路之叹，但也因此得以接触底层，与普通百姓朝夕相处，对人民疾苦感同身受，使个人之悲苦上升到家国天下的哀悯关怀，写下《哀江头》《哀王孙》《悲陈陶》《悲青坂》《春望》《新安吏》《潼关吏》《石壕吏》《新婚别》《垂老别》《无家别》等一系列著名诗篇，他以一己之心，怀抱天下苍生之痛苦艰辛悲哀，成为一个千古伟大诗人。杜甫的“人民性”，几乎是公认，不论出于何种立场和思想，都认可这一点。由上分析，杜甫“人民性”是逐步形成的。

所以，诗人作为最敏感的群类，其主体性的走向是有多种可能性的，既有可能走向极端个人主义，充满精英的傲慢，也有可能逐渐视野开阔，丰富博大，走向“人民性”，以人民为中心，成为一个“人民诗人”，杜甫就是典范。